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 ★

盐丁儿

YAN DING ER

颜一烟◎著

本书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。今天的小读者从作品讲述的故事中可以了解到，一个出生于清末官僚贵族家庭的女孩儿，如何在封建重压和动荡的生活中苦苦挣扎，战胜万般磨难，顺应时代潮流，成长为一个革命者、一个女作家的真实生动的人生历程，从而受到启示：每个人的成长都要认真选择正确的道路，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走下去。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 ★

盐丁儿

YAN DING ER

颜一烟◎著

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盐丁儿 / 颜一烟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 5

(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511-0825-6

I. 盐… II. 颜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55070号

丛 书 名: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书 名: 盐 丁 儿

著 者: 颜一烟

策 划: 张采鑫 陈 新

责任编辑: 于怀新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3

字 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825-6

定 价: 25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曾为我国少年儿童健康
成长提供的优质精神食粮，
不仅为昨天所需要，也为今天
和明天所需要。

题《当代少年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

贺敬之 二〇一二年夏

著名诗人、剧作家，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
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为本丛书题词



出版者的话

CHU BAN ZHE DE HUA

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滋养少年儿童的心田，化育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，对曾经深深感动过、激励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中国经典原创儿童文学作品，以崭新的审美形式进行社会化的推广与普及，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新世纪文化建设工程。为此，我们特选编出版了这套彩色绘图版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。丛书入选作品无论是精神价值、艺术质量，还是受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喜爱的程度和对他们影响的广度，都堪称新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。

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，而且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生命力。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形象，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有生活原型，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社会、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和追慕的榜样和偶像。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在几代人心中可谓脍炙人口、家喻户晓、耳熟能详，为人们口口相传、竞相效仿，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和成长，成为人们的精神营养和行为典范，在一代代青少年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英雄主义光辉，激发着永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道德力量。在这些经典作品中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感情真挚强烈，故事生动感人，冲突紧张激烈，语言简洁优美，风格积极向上，即使在今天，仍清新可读，广受欢迎。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，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，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，以及契合小读者阅读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，都显示出其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教育功能。

我们坚信，这套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，一定会成为广大未成年人心灵成长的营养剂，强健精神的宝贵食粮；成为他们继承前辈的优秀品质、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桥梁；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人生品格、文化心理、精神素质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与深广的影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2013年8月



目 录

MU LU

●扫帚星·····	1
●格格和哥哥·····	8
●盐丁儿·····	12
●开蒙老师·····	17
●书房第一课·····	22
●偷听生·····	26
●红白喜事·····	29
●“小白菜，地里黄”·····	35
●“新派儿”进门·····	38
●一朝天子一朝臣·····	41
●“生个弟弟比我强”·····	47
●天大的新事儿·····	49
●新的生活·····	53
●又一个“新”招儿·····	59
●小学的一天·····	63

● 放学回家·····	68
● “要饭的”·····	70
● “孤儿”·····	77
● 中学第一课·····	82
● 启蒙老师·····	84
● 别 了·····	97
● 后娘和“后爹”·····	101
● 爹 爹·····	104
● 在温泉·····	106
● 流 浪·····	120
● 学习鲁迅·····	125
● “金榜题名”·····	130
● 在女师学院·····	133
● “九一八”·····	143
● 冒名顶替·····	150
● 夜·····	158
● 祖国，再见·····	161
● 到日本了·····	166
● 参加战斗·····	172
● 中华留日戏剧协会·····	178
● 剧场就是战场·····	186
● 回祖国·····	193
● 去战斗·····	200



1

扫 帚 星

SAO ZHOU XING

我生长在清朝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里，是“正黄旗”。我们家的男子，都是指名为姓。所以，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、叔父……都是各姓各的姓。直到民国后，才冠汉姓，统一姓了“鄢”。

祖父早就去世了，只听说他是世袭官，一品顶戴，在老一辈的人里，我见过并对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的，只有祖母。

我们家是个大家庭，祖母、父亲、叔父……都在北京的府邸里一块儿过。各房有各房的用人，全家还有总的用人，男女用人好几十，直到我离家，有的用人我还叫不上名字哩。这一大家子人，都听我祖母一个人的，她说往东，谁也不敢往西，她说打狗，谁也不敢骂鸡，她说要天上的星星玩儿，就得立刻搭梯子给她摘去——都说她是我们家的“太上皇”。

我外祖父做过外省的“藩台”。我母亲是外祖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二老舍不得把她嫁出去，就叫我父母常住在藩台府。

我哥哥生在藩台衙门的后宅。他生下来就有俸禄^①。并且，这个屎娃娃刚会哭，就被封了官。于是，合家欢庆，说是“天降麒麟”，就给他取小名

① 按清政府的规定，满族官家的男孩子，生下来就按月领取一定数量的粮饷。

叫麟哥儿。

这年是“辛亥”，麟哥儿一周岁了。藩台府里大摆酒席宴请宾客。大厅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，上头摆着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东西。有各种玩具，有书和文房四宝，还有胭脂粉盒……满满一桌子，叫麟哥儿抓，这叫“抓周儿”。说：这时候抓什么，将来就做什么。比如，要抓了书，将来就能中状元，要是抓了胭脂粉呢，将来就是个纨绔子弟，专好寻花问柳……在这些东西当中，还摆着一顶红顶花翎的官帽。因为它摆得最高，母亲抱着麟哥儿去抓的时候，他一把就抓住了那个红顶子。

藩台府里这下子可炸了锅了！敲锣打鼓，点鞭放炮，满座宾朋，齐声庆祝。说是：府里出了大贵人，麟哥儿将来一定是封侯拜相之位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又传来了喜报：外祖父升任巡抚了。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呀！全家大大小小上上下下，高兴得都不知怎么好了。外祖父抱过麟哥儿，左边亲了右边亲，亲半天也亲不够，就把他高高地举在头顶上，说他是“文曲星下凡”，给全家带来了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。这个“文曲星”被逗得咯咯大笑，一泡尿撒了下来，撒得新任巡抚老爷满脸都是，顺着巡抚胡子往下淌，连补褂都湿了一大片。

三舅立刻被派到北京去了。叫他到朝中打探，外祖父升官是哪位大臣给走的门子，要备厚礼酬谢。叫父亲和三舅一块儿去北京，说父亲家在北京，北京熟，叫他帮助三舅在北京买房子置地，准备将来进京。

外祖父升了巡抚，上任没几个月，就闹“革命”了。有一天，一支杂牌地方军闯进了巡抚衙门，说二舅去过日本，见过孙中山，是“革命党”要“灭门九族”。那些兵见东西就抢，见人就杀。二舅拿身子挡住外祖父，和外祖父一起被乱枪打死。一个老用人拉他们，也死于乱枪之中。外祖母和大舅也都被打死了……

母亲天天哭，哭死过去好几回，日日夜夜都有人守着她，生怕她寻了短见。

辛亥革命成功了，清朝灭亡了，改了民国，“黄龙旗”换了“五色旗”。



姥爷家死了十几口人，当家主事的男子就剩下三舅一个。他不但继承了全份家产，还自个儿封自个儿是民国的“开国功臣”——大舅、二舅不是都被当作革命党杀了吗？他们真是革命党不是？三舅没问，反正既然如今是革命党坐天下，那么，有个当革命党的哥哥，不是比当年的一品顶戴还荣耀？有这块牌子，岂不走遍天下都吃得开？于是，三舅就自个儿花钱，做了一副大匾，红底金字，刻着“忠孝节义”（外祖父死是“忠”，舅舅死是“孝”，外祖母死是“节”，老用人死是“义”）。还雇了一班吹鼓手，敲锣打鼓地给抬进了他在北京新买的宅子。

办完了丧事，母亲就随着大舅妈、二舅妈、三舅妈带着孩子一块儿进了北京。

母亲一见三舅——这剩下来的唯一的亲人，就抱着他大哭，哭着哭着又昏过去了。

醒来了又哭，连饭都不肯吃。服侍母亲的刘妈给她收拾床，想叫她早点儿休息。

这时候三舅进来了，一进门不问吃不问住，往太师椅上一坐就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！老人和哥哥们都殉难了，家里这一大摊子全撂给我了！”

母亲一听这话，就又放声大哭起来。

三舅装腔作势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！时也，命也，哭也无益！我一个人顾不了这么些张嘴，你收拾收拾，回婆家去吧！”

母亲一下子怔住了。

刘妈拧来了一条手巾递给母亲擦脸，一边向三舅说：“姑奶奶这些天身子骨也伤得厉害，三老爷，您就留您^①多住些天，将养将养，等脱了孝再过去吧！”

三舅又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嫁出门的闺女，泼出去的水——你是鄢家的人啊！”

① 您（tān）：他的尊称。

这天一清早，麟哥儿的奶妈（哥妈）抱着麟哥儿，刘妈一手提着一包手使的东西，一手搀着母亲，上了轿车。

三舅家在南城，鄢家住在北城。骡子拉着轿车，一步也不肯跑，嘎嘎悠悠的一个多钟头才到。跨车沿坐着的刘妈老远就看见了府门口悬着灯结着彩，大门敞开着，门洞里站着一班吹鼓手，看见轿车过来了，立刻吹打起来。

刘妈掀开车帘，朝里面高兴地说：“姑奶奶，您瞧瞧多大的排场呀！这是接您的呀！”

母亲隔着车棚一侧的不到一尺见方的小纱窗，朝鄢家府门看了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轿车在府门口停下了。两个抱着红毡的差役立刻过来，把红毡从车前一直铺到大门里，另外两个穿着官服的差役，抬出一个铺着红缎子绣花椅披和椅垫的硬木太师椅。管事的老福从高台阶上走下来，高声说：“奉老太太命，迎接文曲星进府！”

鞭炮噼里啪啦地响，鼓乐齐鸣，“文曲星”被放在太师椅里抬进了府门，哥妈随在后头伺候着。

刘妈把红漆踩凳往车旁边一放，忙掀开轿车帘往下搀母亲。

两个差役赶紧把“文曲星”过后的红毡卷起来，又跑着往前边铺去了。原来，那位“太上皇”不准“文曲星”的母亲进府。

管事的老福又出来传话：“老太太吩咐，大奶奶穿着素服，会给全家带来灾星。叫大奶奶回去换上吉服再来。”

母亲一条腿跨在车沿上，怔住了。

刘妈一边往府门里张望，一边自己念叨着：“姑老爷呢？怎么不出来接？没在府里吗？”

父亲在府里，可为什么不出来接母亲呢？

原来，父亲回到北京，一边帮三舅买房子置地，一边就在“八大胡同”的一个班子里，接回来一个姑娘做了姨奶奶——此刻正在姨奶奶屋里喝酒



哩。

刘妈哪儿知道这些个事儿呢？她还直往府里头张望哪！管事的老福走到她跟前，低声跟她说：“别等了！快服侍大奶奶回去换吉服吧！咱府里的规矩大啊！”

刘妈扶着母亲又坐进轿车里，轻轻给放下了车帘。

骡子拉着轿车又嘎悠了一个多钟头，回到了南城三舅家。

刘妈赶紧翻箱倒柜，给找出来母亲结婚时候穿的吉服，要帮助母亲换，这才发现母亲压根儿就没到这屋来。

“姑奶奶上哪儿去了呢？”——刘妈跑了前院跑后院，一直找到了正厅。

正厅里，迎门上首挂着“忠孝节义”的大匾。匾下边，供着“影”——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画像。

母亲在那“忠孝节义”的大匾底下，在外祖父母的“影”前，直溜溜地跪着。

刘妈抱着吉服，找了来：“呦！姑奶奶，您在这儿呀——快换上吧！”

母亲摇了摇头。

刘妈要帮母亲往下脱那身素服，母亲怎么也不肯。

刘妈劝说：“您穿着这身，婆家不让进门，娘家又不留您，您可上哪儿去呀？”

母亲抽抽咽咽地说了句：“我找老太爷、老太太去！”

刘妈急了：“哎呀！姑奶奶，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呀！麟哥儿还不到两岁，您又有了喜，不看别的，就看这两个孩子，您也不能走这一步呀！好姑奶奶，换上吧！”她往起扶母亲，母亲摇摇头不肯起来。

刘妈也扑通跪了下去，给外祖父母磕了一个头说：“老太爷！老太太！我们姑奶奶要到婆家去，得给您脱孝了。您要责怪就责怪我，有什么灾难，都降给我！我们姑奶奶是被逼无奈，不是对您没有孝心呀！”

刘妈强用力把母亲给搀了起来，正要给她解素服的纽扣。

三舅忽然赶了来，指着刘妈抱着的吉服吼叫：“老太爷、老太太尸骨未

寒，怎么能在这儿穿红挂绿呢？我们得服丧三年呀！他们家嫌丧气，难道我们家就不怕亵渎了老人的在天之灵吗？”

刘妈说：“呦！三老爷！那边儿不准穿素的，这边儿不准穿红的，那叫我们姑奶奶可怎么着呀？”

“那……”

刘妈又紧接着说：“总不能叫巡抚家的大姑奶奶在大街上换衣裳呀！”

“哎！那我有什么法子呢？！”三舅摇头叹气地说。

刘妈想了一下，忽然说：“走！咱们到轿车里头换去！”说着，搀着母亲就要往外走。

母亲一转身，又跪了下去，朝外祖父母的“影”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。

轿车又从南城往北城嘎悠了。它一路走，母亲一路哭。刘妈一边劝，一边帮她脱了素服，换上了吉服。

隔着车帘上的纱窗，看见了鄢府门前的石狮子了。刘妈赶紧给母亲擦了眼泪，又帮她擦了粉，抹上了胭脂，轻轻地在耳边叮嘱：“好姑奶奶，忍着！忍着！千万别哭，红着眼圈儿见婆婆，人家可是忌讳呀！”

刘妈后来向我描述这情景的时候，还愤愤地加了一句：“哼！还不是你那当巡抚的姥爷死了！”

“你们家出了乱党，应该灭门九族！好好的大清朝，生生地断送在那帮子乱党手里了，你还有脸进我们家！”祖母一看见母亲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就好像推翻清朝的是母亲。

母亲一声不敢言语，给祖母磕过头，要往起站，脚上的花盆底鞋太厚，没站稳，微微一晃，刘妈赶紧走过去扶住了她。

祖母一拍桌子：“怎么着？大清朝亡了，你还想把我们家的规矩礼性也给改了？嗯？”

刘妈忙赔笑解释：“回禀老太太，我们姑奶奶那些日子哭得太厉害，伤



了身子，如今又……”

祖母打断刘妈的话：“古人云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——你哭什么？！哼！连个站相都没有，哪儿像我们府的人！”

刘妈又忙替解释说：“我们姑奶奶身子重，没站稳，她如今又有了喜了！”

“有喜？”祖母眼睛一眨巴，“什么喜？哼！可别给我来个扫帚星啊——怪不得哪！这些个事儿啊，我看就都是她妨的！”

我不懂什么叫“妨”，更不懂清朝灭亡、姥爷姥姥和舅舅们的死为什么都是我“妨”的！当刘妈告诉我这事的时候，我只懂一点，就是：我还没生下来，就有了名字——“扫帚星”。

母亲堂屋的西头，供着一尊瓷像，全身都是白的，怀里抱着一个娃娃，手里拿着树枝——说这叫“送子观音”。

刘妈早晚两炷香，给这送子观音磕头祷告：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求您发发慈悲，给我们麟哥儿送个弟弟来吧！”

母亲没给送子观音磕头，可是她心里也祷告着：“是个男孩儿，老太太兴许就不叫他‘扫帚星’了啊……”

婴儿呱呱落地了。

刘妈端来了一碗卧着两个鸡蛋的红糖小米粥，向母亲说：“给姑奶奶道喜了！”

母亲一听就明白了——要是男孩，刘妈就会说“道大喜”呀！

“扫帚星！扫帚星！都是她妨的……”母亲好像听见了祖母的吼声。

接生姥姥把包好的婴儿递到了母亲怀里。

“唉！”母亲深深叹了口气，她的眼泪一滴滴落到了我的脸上，流进了我的嘴里。我吧嗒着小嘴，吸吮着母亲给我的这第一口“乳汁”。

2

格格和哥哥

GE GE HE GE GE

清朝灭亡了，可清朝官家的那些规矩礼性，在我们家一点儿也没变，人对人的称呼也都照旧。

满族对人的称呼和汉人不一样，比方：管祖母叫“太太”，管母亲却叫“奶奶”，管父亲叫“阿玛”，管叔叔可叫“爹爹”；管保姆叫“看妈”，管哥哥的保姆又叫“哥妈”……

也许是因为我小吧？看着我这个家是那么大，一进，二进、三进……前院、后院、正院、跨院……正房、厢房、罩房、耳房、套间、书房、客房、上房、下房、车房、马房……究竟有多少房子，我数也数不清。我只知道，到爹爹的屋里去玩，我自己找不回来。

在我记事的时候，和我大小差不多的孩子是五个（我们房两个、爹爹房三个）。四个男孩，只有我是一个是女孩。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看妈，我的看妈就是刘妈。

每天早晨，刘妈给我穿衣服，梳洗打扮，擦胭脂抹粉，梳辫子。在头顶上还给梳个“歪桃”，上边给插上好几支用珍珠宝石攒的花。这些我都腻歪透了！最不喜欢的是在我的两个耳垂上给扎了耳朵眼儿，往里头插进去挺重挺重滴里当啷乱晃荡的金耳环，坠得我两个耳垂生痛生痛的。



打扮完了，刘妈就领着我到各房去请安。当然是先给太太请安喽。走进太太的院子，刘妈领着我穿过走廊，上了台阶，站在太太的正房门口，喊了声：“格格^①给太太请安来了！”

① 格格：满族官宦人家对女孩的尊称，相当于汉族的小姐。

然后，开开门让我进去，她却站在廊檐底下等着。

真有意思，我管麟哥叫哥哥，可是，家里所有用人——听差、老妈子、丫头……就连长着胡子的福大爷，都管我叫“哥哥”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到底谁是“哥哥”呢？我弄不清楚，也问不明白，后来干脆不问了，叫就叫吧，反正我也不吃亏。

太太的堂屋，迎门正中挂着一块油光漆亮的大木头匾，上边刻着老大的一个“福”字，说是西太后御笔亲书的。我一进门，就先给这块大木头匾请个蹲安。

吉祥姐姐（太太房里的丫头）给掀开用膳室的门帘，我赶紧进去，低头请了个安，轻声说了句：“请太太安。”太太连声都不吭，吉祥姐姐把我搀了起来。我抬头一看，麟哥儿坐在太太的膝盖上，太太正一手搂着他一手拿着银勺在喂他银耳百合汤哩。我给她请安，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阿玛坐在左首，奶奶和阿玛的姨奶奶在她身后站着。爹爹坐在右首，婶妈在他身后站着。在一边站着的我，又不明白了：为什么一家人有坐有站呢？说是老的坐、小的站吧？那么麟哥不比奶奶小得多吗？说是男的坐女的站吧？那么太太自己不也是女的吗？屋里摆着那么些花梨紫檀的硬木椅子，上边还铺着绣了百鸟朝凤的椅披和椅垫，为什么叫它们都空在那儿，不叫奶奶、婶妈、吉祥姐姐和我都坐下呢？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可是我开始感到：上头太太抱着的那个“哥哥”和下边站着的我这个“哥哥”，是有点不一样了。

当中大圆桌上，摆着满汉糕点：大八件、小八件、芙蓉糕、萨其马、中果条、茯苓夹饼……左边小方几上，放着冰糖莲子、八宝粥、清蒸燕窝……右边小方几上，摆着糖包、豆包、蜂糕、鸡蛋卷……

麟哥咬了一口萨其马，扔下了，又抓了一块苏合子。吃着吃着又叫了起来：“我不要银耳，我要喝燕窝汤！”奶奶赶紧盛了一碗燕窝汤，双手捧了过去，换下太太手里的银耳百合汤。

二弟、三弟、四弟——爹爹的儿子，三、四弟是一对“双棒儿”——一窝蜂地跑了进来。也不请安，奔到桌旁的硬木椅子上，有跪有站，抓着